弹壳

白航著

在关[redacted]地
躺在土中，静静等待着人们需要时再次被拾起，成为一
颗新的子弹，去继续履行它们的使命。

退伍后的军人和弹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叫我特种兵》之后，作者又一部铁血传奇大作

他们退伍后是烟火柔情的普通百姓，但关键时刻，
他们是敢于和敌人亮剑的中国特种兵

后必出版社

弹壳

白航 著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壳 / 白航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477-1224-5

Ⅰ. ①弹… Ⅱ. ①白…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7707 号

弹壳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65255876
　　总编室:(010)65252135-8043
网　　址: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2.5
字　　数:342 千字
定　　价:36.00 元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引子	宿醉的狙击手	001
一	入鞘的刀	008
二	狂妄的挑衅	017
三	卧虎藏龙	028
四	普通身份	044
五	大显身手	056
六	针锋相对	067
七	触动底线	079
八	扭曲的人性	087
九	暗流涌动	099
十	狭路相逢	107
十一	杀机四伏	120
十二	光天化日	138
十三	走上不归路	148

目录

十四	警力封锁	161
十五	子弹上膛	179
十六	血仍未冷	191
十七	兄弟决裂	205
十八	高潮之前	219
十九	黑白无常	233
二十	火龙对决	244
二十一	正面交锋	260
二十二	海水渐怒	274
二十三	为民借兵	286
二十四	重组特战队	295
二十五	丛林狙击	307
二十六	英雄无悔	322
二十七	沉默的枪刺	33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子　宿醉的狙击手

外面是满满一天空的雪花。

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天爷突然来了兴致，毫不吝啬地把雪花铺天盖地地洒向这座刚崛起的沿海城市。漫天飞扬的雪花舞出一派海天苍茫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在城市中央，一团团刺眼的警灯划破了这幅老天精心创作的飞雪入海图。警灯包围的核心地点是一座造型怪异的摩天大楼，大楼呈尖刀状，刀尖直指苍穹，撕裂着一团团的雪花。

“啪!”云城市公安局局长吴哲雄拍了桌子，不知是愤怒还是疼痛，他的手在隐隐发抖。

“一群饭桶！平时都咋咋呼呼说自己最牛，怎么到用你们的时候都拉稀?”吴哲雄面部神经暴起，喘着粗气望着自己眼前的这些人，目光游走，最后落到一个身穿军装的人身上，“王支队，你不是说狙击手是你的得意王牌吗?”

指挥车内，所有人都不敢喘气，只听见吴哲雄“哧哧”地喘着粗气。

那个被称为王支队的军官，脸色如外面的天气一般阴沉，他拿起桌上电台的对讲机：“05，06，07，现在有击毙目标的把握吗?”

“谁毙了那个王八蛋，我出面给他申请一等功!”吴哲雄在旁边怒吼了一句。

“05 报告，目标所在位置和天气因素不适合狙击，请求直接强攻。”对讲机里传来简练的回答。

这句话彻底惹恼了吴哲雄，他不顾身份地夺过对讲机骂道：“要是能强攻的话，还用你在这说话？没有本事就闭嘴！”

电台那边很自觉地哑了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满车的警察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时间离歹徒所要求的越来越近。

“吴局，强攻吧，没时间了。”市刑警支队长陆强开了口。

吴哲雄压了脾气，缓缓脱下大衣往车门方向走，所有人见状立刻起身拦住他：“吴局，您这是要去做什么？”

“我去接替狙击手，你们按照计划攻击，就算在狙击点失误，也是我的事，与你们无关。”吴哲雄把“我”字咬得很重。

“局长，我去吧，我也学过狙击！”陆强恳求道。

吴哲雄突然发了狂，将拦住自己去路的人拨开：“老子就算被脱了这身衣服，也不要低三下四地给恐怖分子送车送钱！都滚蛋！谁拦老子老子揍谁！”

此时电话响起，吴哲雄突然变了脸色，抓过大衣掏出手机，按下接听键：“老政委……是我，我是小雄……”

车里太安静了，静得可以听见这部手机里传来的声音：“听说你那一亩三分地里闹跳蚤了？”

吴哲雄一脸不安：“首长，隔着这么远怎么惊动您了？”

“听说你也跟着跳了？还有你吴哲雄摆不平的事？怎么离开部队这么多年，你越活越回去了，哈哈哈哈……”电话那端竟然笑了起来。

车里的人都捏着一把汗，而吴哲雄眉宇之间沁出点点汗丝：“政委，这个时候您就别开玩笑了，过了今天说不定我就得去找您谋份养老的差事了。时间急我先挂了，以后我当面向您说明情况。”

“不至于到那步，作为你的老领导，我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应该快到了，到了之后你把狙击枪给他，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记住，以后千万别再说你是我带出来的兵了，我丢不起这张

老脸。”

电话被挂断。

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在这时，电台里传来外围警戒的呼叫，陆强拿起对讲机：“请讲。”

“有一个人要求进入警戒区，说是帮一群蠢……帮咱们过来宰羊的。”电台那边的哨兵不知是激动的还是怎么的，说话时都语无伦次。

满满一车人都带着一张黑脸。此刻的吴哲雄也顾不得面子了，急忙下命令：“快！让他进来！”话音刚落，坐在车门附近的一个作战参谋非常有眼色地打开门。

车外，雪不紧不慢地下着。片刻，三个身影出现在雪地深处，走近方才看清，两名警察身后跟着一个人。此人个子较高，身上所穿的军大衣略显尺寸不足，裹在身上像是一件超短裙，一看就是在街头买的廉价货。

警察来到车前对着陆强敬礼：“队长，人已带到，请指示。”

陆强跳下车，还礼：“辛苦了，这儿没你们的事了。”

警察转身离开，此时车里的人全部走下来，直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位“救星”。

“救星”戴着一个口罩，口罩中央的一圈黄晕分外显眼。他头戴雷锋帽，帽的护耳被解开在下巴处死死系牢；下身着一袭皮裤，上面油迹斑驳，雪花落在上面都打滑；脚上穿着一双不知名的皮靴，鞋帮很低，有雪灌入。虽然他双手抄进袖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却还是冻得瑟瑟发抖。

一见这副尊容，所有人又把目光投向吴哲雄。

吴哲雄自己也在纳着闷，心里估摸着眼前这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不过，他是彭政委派来的，应该不会错，但是彭政委手下不应该出这种货色吧？

为了保险起见，吴哲雄决定先问一下他是做什么的。正张开嘴发出问话时，一阵小风拂过，带来了更深的寒意，还有对面“救星”身上浓浓的羊膻味和廉价的酒精味。两种冲脑的味道结合起来直接灌入吴哲雄的鼻中，他翻了几番白眼后，终于没把胃里的压底货现场展览出来。

“救星”也不怕眼前这些人的异样打量，抄着手瓮声瓮气地开口问：“有

烟么?”

身边一人不情愿地掏出香烟，抽出一支递了过去，不料对方没有去接，而是向前伸伸头示意把烟塞进嘴里。递烟的那位警官根本没见过这种事，犹豫了一下，试探性地把烟塞进蒙在口罩里面的那张嘴里，又打开防风火机帮忙点燃，随后，一缕青烟缓缓在口罩内飘散出来。

所有人恍然大悟：原来口罩上面的那片黄色是这么来的。

“你既然是彭政委派来的，我也不用给你绕圈子了，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你的责任有多大，这不仅关系到整场战役的胜败和我们警察的荣誉，更牵扯到人质生命的安危和其家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彭政委就告诉我这儿有个靶子，让我来过过枪瘾。”“救星”抽着烟打断吴哲雄的话。

“什么？你当这里在过家家呢?”陆强一听这话来了脾气，正要破口大骂，被吴哲雄阻止：“小伙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情况，你感觉能胜任，请抓紧时间；如果感觉不行，也请你抓紧时间离开。”

“救星”打了一个饱嗝，喷出一股酒气，点了点头。

“你一大早还喝酒?”陆强警觉地问了一句。

对方抬起袖子擦擦嘴：“昨天中午喝的。”

吴哲雄轻皱眉头，连图纸也没拿，转过身进行现场说明：“事发原因我就不说了，目前的形势是有几十个持枪歹徒被我们包围在一区，”说着他用手指了指那座锋芒毕露的高大建筑，“长话短说，你的目标是在 21 楼里的一个歹徒，由于这个建筑造型独特，加上他所隐藏的位置，我们的狙击手很难对他发动有效攻击，而他又挟持着五名人质单独躲在里面。如果在发动强攻的同时不解决他，他肯定会引爆炸弹摧毁这座大厦，如果那样，我们都将是罪人，你明白了吗?”

“救星”眯起宿醉的双眼打量起不远处那座建筑，没有言语。

吴哲雄看了看手表，问：“怎么样？有把握吗?”

“给我杯热水，喝酒喝得口渴。”“救星”又说了一句不着调的话。

陆强气得梗了梗脖子，转身进车倒水。

“我要喝吴局杯子里的水!”“救星”在身后喊了一句。

陆强气得差点岔了气，转过身盯着对方狠狠地说道：“小子，你是真疯还是有病?”

吴哲雄摆摆手，身边人立刻拿出他的杯子送到“救星”面前。“救星”这才掏出双手，别看他浑身冻得发抖，而双手却保护得特别好，一双纯黑色羊绒手套价值不菲。他接过水杯用袖子细心地擦了擦杯口，摘下口罩慢慢咂了一口：“啧，领导的茶就是好!”

吴哲雄大手一挥：“送……”那“给你了”三个字还没出口，“救星”早把水杯放进大衣口袋，迈开步子冲建筑物走去。吴哲雄的手还在半空中，尴尬地挥了挥，一个警员立刻跑过去给他带路，算是为吴哲雄找了台阶下。

“你有多大把握?”吴哲雄在身后问道。

“救星”转过身，骄傲地说：“我能轻易瞄准他的头，打爆他的下半身!”

就算这帮人见多识广，但在这个大仙级别的人面前，也都噎得说不出话来。

“还有，刚才你用词用错了，这只是宰只羊而已，要是战役现场的话，谁还会在这儿喝着这么好的茶? 只有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才动不动张嘴就‘战役战役’的。”“救星”一竿子打翻所有人。

“羊什么羊! 你面对的是持枪劫持人质的歹徒!”陆强忍不住怒道。

“救星”飘来一股藐视的眼神，说：“在狙击手的枪口下，将死之物，人和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看着远去的人影，陆强气得把帽子狠狠地摔在地上。

“吴局，您觉得有谱吗?”旁边的王支队轻轻问了一句。

“死马当活马医吧，叫各组准备，按时发起强攻。”吴哲雄看着远方，思索了一下说道。

“刀”形建筑物对面的大厦，一间小屋内，两名狙击手老老实实地蹲在墙角，身上所有的装备都不翼而飞。狭小的窗口处，“救星”驾着狙击步枪，披着伪装网像一尊雕塑动也不动，那双黑手套整齐地叠摆在他身旁，屁股下赫然立着一支狙击步枪，枪托着地，枪口冲上顶着两层防弹衣形成座椅托着这位大

仙的屁股。

“救星”仔细查看着瞄准镜内的景象，距离较远，雪花模糊了视线，且墨绿色的玻璃又加重了模糊，唯一构成射击优势的便是这座楼的“刀”字造型——刀锋呈一扇弧形，占尽了楼宇之间的空隙，而目标所在地就在这弧形之中，狙击地点与目标的距离大幅度缩短。

“月圆即缺，人不能太膨胀。兄弟，哥来兑现咱们之间的诺言了，走好……下辈子当个好人……”“救星”稳稳盯着瞄准镜，收起疯癫缓缓吐出这句话。

楼的周围，所有参战人员已经在各自的攻击地点蓄势待发，静等命令一下，狙击枪一响，所有人立刻全方位展开搏斗，或者搏杀。

“三、二、一，攻击！”对讲机里传来吴哲雄铿锵的命令。

与此同时，“救星”扣在扳机处的食指均匀用力，配合着命令语速，“击”字音刚落，扳机恰好扣压过第三道火，“砰！”的一声，子弹飞逝，滚烫的弹壳斜斜飞出，砸在旁边的墙上，不知反弹到何处。

枪声过后，“救星”仍然一动不动，片刻，他抬起屁股，支撑他的步枪立刻“啪”地摔在地面上，惹得旁边一位狙击手心疼地皱起眉头。“救星”把狙击步枪扔给狙击手，扫视室内，在门口捡起那枚弹壳放进衣服里面的口袋，不再管外面战斗状况如何，推开门大步走了出去。

解决了这个难题，外面的战斗速度非常快。当他走出大厦门口时，强攻基本进入排查收尾阶段，吴哲雄和陆强等一干人正在门口迎接他。吴哲雄一扫见面时的怀疑，兴奋地一把抱住他，说：“小伙子，你太优秀了！你是做什么的？把工作辞了，过来帮我忙吧，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我老了，已经隐退了，江湖还是留给你们这帮后生闯闯吧。”“救星”风轻云淡地吐出这么一句话。

陆强的手在颤抖，吴哲雄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看着正在远去的背影，陆强问道：“小子，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了！能留个名字吗？改日我登门拜谢！”

“救星”回过头说：“我叫左明，登门就算了，我最烦警察上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陆强还要说话，吴哲雄对他使了个眼色说道："算了，跟他说话只会自取其辱。"

"左明……我想起来了！"旁边一个警官突然高声喊了一句，抬手指着雪中最后一点背影，"他就是那个在动物园闹事的人！"

"什么动物园闹事的？"陆强这段时间忙得头晕目眩，猛一听说某件事，他压根想不起来。

"就是那件……"警官的语气有点发抖，"还把咱们系统的绍辉给拉了进去，差点被开除……"

"绍辉？"吴哲雄一听见这个名字，气不打一处来，刚刚完胜的喜悦顿时荡然无存，鼻子里哼了一声，钻进指挥车想喝点水，这才想起杯子已经送人了。看着热水自己又没法喝，他忍不住又哼了一声。

外面，雪仍然簌簌下着。

一　入鞘的刀

一村一水一枯禅
一段相思一涅槃
一世浮华一场梦
一生风雨一阿难

深秋，拉萨。

一间昏暗的小酒吧内，绍辉坐在靠墙的一张木桌前，醉眼蒙眬地看着墙上这四句禅意很浓的诗。这四句诗像四把匕首，一字一句地扎进他的心里。他本想到这片离天最近离心无隙的莽莽雪山高原之间寻找片刻的宁静，不料在随处可见的经幡、佛像和朝圣人的身边，内心的苦痛像唐卡的条纹一般密密细细地铺就出来，一丝一缕地刻在他走过的每一寸青石板上。

想喝些酒，不料愁到深处酒为渊，怎么也逃脱不了这些来自内心的苦痛。绍辉端起满满一木碗的青稞酒，一饮而尽，抓起桌上的笔，在诗的下面歪歪斜斜地留下八个字：我叫绍辉，我很孤独。

题罢，扔下笔，步如其字，他歪歪斜斜地走出了这间昏暗的酒吧。

夜晚，布达拉宫前的广场，空气有些寒冷，行人已经稀疏，醉酒后的绍辉

裹紧了衣服，路灯拉长了他的背影，细长的背影显得略微有些孤独。他不敢抬起头来面对这种氛围，竖起衣领，低下头步履蹒跚地去寻找可栖身的旅馆。

“小兄弟，在这片充满信仰的土地上，你为什么还要一直低着头呢?”一个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停下脚步询问。

绍辉缓缓抬起头，端详了对方片刻，说：“我喝多了。”

路人见状，无奈地摇摇头，走了。

第二天清晨，还在沉睡的绍辉突然被一阵熟悉的声音惊醒，他慵懒地在被窝里伸出胳膊擦擦脸，有些精神后方才听清是自己的手机铃声在响。他小声嘀咕一句，摸索着拿起手机：“喂?”

电话里传来回应后，绍辉条件反射般坐直，“到!”

“你在哪里?”

“彭政委，我在拉萨。”

“我不管你在哪里，明天晚上我要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在家等你!”

“啪!”一声，电话被挂断。

彭政委有三快：性子快，骂人快，挂电话快。没等绍辉反应过来时，他那边的电话早就挂下。绍辉反应过来后看看时间，飞快地穿好衣服，拎起背囊，一个箭步跑出旅馆去订机票。

此时的大街上，游人如织，在旅馆附近的拐角处，绍辉拿着机票松了口气。正要转身离开代售点时，忽然发现一个女孩的背影像极了自己魂牵梦萦的那副模样。他愣住了，直到女孩消失在一条胡同后，才不顾一切地拨开行人追了过去。

这条胡同仍是几百年不变的青石板，绍辉心情激动地一步一步踏上去，直到尽头也没发现他渴望再次见到的背影。尽头处，一尊慈悲菩萨像正微闭双目洞察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眉目中带着一种温厚的母爱。

绍辉看着菩萨，突然感到自己被一层母性大爱紧紧包围，多年的经历在这种氛围中令自己顿感身心俱疲。他悄无声息地跪下，两行眼泪滑过脸颊，像是点了导火索，他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菩萨，如果你不能帮我解除痛苦……那就请你不要再提醒我……好不好……我想忘记……好不好……我很苦……”

寂静的百年胡同里，菩萨仍然微闭双眼，静静地坐在那里，几滴未曾干涸的露水掉在菩萨脸上，像是清澈的泪珠。

“当兵干什么，当兵干什么，
你也说，他也说，当兵就为保家卫国，
当兵好啊当兵乐，当兵的日子光荣又气魄，
当兵好啊当兵乐，当兵是一首青春的歌！”

黄昏的北京，某座军事大院内，一列列整齐的士兵高唱军歌走向饭堂。清一色的军装，清一色的短发，一队队年轻的战士散发着迷人的阳刚之气，渲染了整片晚霞，彭政委站在自家窗口处，看得入神。

“老婆子，你看看这帮小伙子，想当年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啊！老喽，现在想想，真怀念年轻的时候。”彭政委对着夕阳叹了口气。

彭政委的夫人把菜轻轻放在饭桌上，擦擦手来到他身边说：“是啊，当年我就是冲着你这身军装才嫁给你的，那时你多帅啊！”

“怎么，我现在就不好看了？嫌弃我了？”彭政委皱起眉头假装生气。

“那怎么可能，我家老彭永远是最帅的兵哥。”彭夫人面含浅笑地看着彭政委，像是彭政委看那群兵一般。

“那是，想当年我金戈铁马气吞山河，那叫一个壮哉！现在看看这群兵……”彭政委自豪地指着窗外的士兵，“平时我严格要求他们，就是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一个个顶天立地！数数我手下的那些英雄们，不管是哪个军种的……”

“好了好了！”彭夫人立刻嗔怒道，“你好不容易休次班，能不能不提部队的事了？部队部队的，这里是你家，我是你媳妇，要说你的那些兵回你部队去说！”说罢，彭夫人转身欲走，彭政委一把抱住她：“哎呀，我媳妇生气啦？”

“生气了！你找你那帮兵过日子去吧！”彭夫人绷着脸说道。

“媳妇我错了，我自己开军人大会检讨我自己，咳咳……”彭政委清清嗓子，“首先，感谢媳妇给我这么一个让我改正错误的机会，经过我的自我反

省，痛定思痛……”

“行了，别贫嘴了，你的这套我都会背了。”彭夫人把脸扭到一边，几秒钟后，她忍不住“扑哧”一下笑了，显然，彭政委这一套屡试不爽。

“我媳妇笑起来就是漂亮，比榴弹炮炸出来的土花都美！”彭政委嘿嘿笑道。

“你才是炮弹呢！”彭政委这次马屁没拍好，拍在马腿上了，彭夫人挣开他的怀抱走向厨房。

彭政委依然呵呵笑着看着自己的老伴，厨房里传来菜下锅的“刺啦”声。彭政委看着一桌子的菜，问道：“媳妇，快准备好了么？那几个兔崽子估计快来了。”

“马上就好，你请你那些‘兵媳妇’们吃饭，我得伺候好才行啊！”彭夫人在厨房里手脚麻利地收拾着。

北京的夜晚渐渐降临，灯火璀璨，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去，静谧的灯光，闪烁的霓虹灯，流动的滚滚车灯，掺杂着各种姣好的面容与形态各异的衣物，描绘出一幅浑然天成的人间盛世图。

彭政委所在的这座军事大院属于军事高级指挥处，所以修建在比较繁华的地段。按说凭借彭政委肩上的一道麦穗两颗星，他完全可以居住在部队的高级社区，但是他年轻时在部队基层一步步干起，对部队还有对兵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厚。虽说现在身居高位，但是一旦离开一群群迷彩服和嘹亮的口号，他整个人的生活就像做菜不放盐，无滋无味。

今天的晚餐非常丰盛，除了日常大菜外，桌上赫然摆放着一堆堆压缩饼干的包装纸和一罐罐部队快餐罐头，桌下五瓶精品二锅头已经见了底。当警卫员小田敲门进来时，彭政委正红光满面地在开启第六瓶，小田看到这一幕时，当场吓得直嘬牙花子。

“小田你来得正好，过来帮我把这瓶酒打开！”彭政委拿着酒瓶喊道。

“你们喝你们的，别把小田掺和进去！”彭夫人赶紧过来拉着小田走到一边，小声告诉他，“这么晚了麻烦你过来一趟真是不好意思，你也看到了，你

们彭政委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喝这么多酒，他身体怎么能受得了？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劝他别喝了？”

警卫员小田偷偷瞟了一眼饭桌，面露难色。彭夫人继续说道：“你忘了他每次和士兵们喝完酒都要去打针的吗？你是他的警卫员，有责任提醒他注意身体，去吧。”

小田脸上难色加重：“嫂子，不是我不愿去，您也知道，去了也白去……”小田说到这儿看了彭夫人一眼，叹了一口气，“我去试试吧。”说完，小田战战兢兢地走到彭政委身边，“彭政委……”

“啥事？说！”彭政委正亢奋着，干脆利落地问道。

“彭政委……”小田鼓了鼓勇气，还是张不开嘴。

“干吗？”彭政委误解了小田的意思，双眼一瞪，“能在这里喝酒的没有外人，有事就说！”

小田一咬牙道：“彭政委，您喝得不少了，今……”

“滚！”

小田“嗖”的一下重新回到彭夫人身边。

“过来！”

小田大气不敢喘地重新走过去，双手紧扣裤缝，腰杆笔直地站好等待暴风雨的到来。

不料彭政委今天心情出奇地好，没有骂人的意思，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指着桌上的几个人说：“小田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叫赵正豪，陆军的骄傲！这俩是绍辉和左明，武警部队里的精英！这个是尹默，空军部队的雄鹰！”

介绍完毕，小田应酬式地略微弯腰，说：“欢迎各位战友过来玩，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寒暄完他转身正要走，彭政委盯着他看：“说完了？”

小田神情紧张地看着彭政委，果不其然，彭政委端起满满一杯酒：“欢迎各位战友过来玩，我先干为敬！”说完举杯便要喝，小田急忙拦下，接过杯子，说：“彭政委您别，我知道怎么做了。”一仰脖，一大杯高度二锅头一饮而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